

清清明明我的心

一

4月6日是一个晴朗的周六，昨天是清明，我没有回家。

今天我乘大巴去四川工商学院比赛，来去路上看到大片大片灿黄的油菜花，那片油菜花和我家乡的一模一样，恍惚中，我仿佛回到了那片江南水乡。

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去扫墓，墓在油菜地里，大片的油菜花肆虐，多得要带上锄头铲子才能开出一条道。雨后的田地泥泞，所以我会分得一双雨靴，那时候放肆地拖着沾满湿泥的沉重雨靴，在油菜地里疯跑。大人怕我出事，也跟着我跑着，边跑边在我身后叫喊着：“慢点！”等我跑累了，在一棵长寿树下停下来，斜靠在枯老的树杆上，斑驳的阳光照在我脸上，我看到自己的毛衣沾满了混着黄色花粉的露水，在发着光。

那一朵朵油菜花从此就成为了一个个隐喻——那声带着无奈气恼怜爱的“慢点”，沉甸甸的泥雨靴挂在脚上时那种真切的往下坠的触感，脸颊被一簇簇油菜花抽打的痛感，那束由混着黄色花粉的露水反射的阳光……

所有所有的这些，在我看到那一片油菜花后，像夏天雷雨季在乌云中跳动的惊雷，在我脑海里闪烁。

油菜花不会想家，它们只想着开花，只想着淋几场春雨，在清明之前绽满整片田野。它们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好，春天开花，结籽，随后被人采去榨油。它们不会去想1700公里外的某处田地上开着和它们一样的花，其中的某几丛曾经见证了某个小孩从远方迈着小步子跑过，小孩在旁边的长寿树停下，喘着气，看着从叶隙流下的阳光傻笑。

它们不会总是在看到某些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后，忽然想家。

二

在车上，我看到坐我旁边的同学，看手机看得很近，我想提醒他别看得这么近，却恍然想到，爸爸妈妈经常在我用电脑、手机的时候这样不厌其烦地叮咛我，而每次我都很厌烦。

原来成长、理解、包容，都是源自同理心。只有当我也这么做的时候，我才会体会到以前我厌恶的行为是多么的珍贵。

我看着坐我边上的同学，刚要说出口的话被我憋了回去，我笑了，笑自己怎么也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，笑自己怎么又想哭了。

笑自己感情总是这样泛滥，又想爸妈了。

三

回到学校后，我给他们打了微信视频电话，在视频里，那里天气很好，他们刚吃完中饭，坐在小院里聊着天，晒太阳。那个庭院，连扫帚摆的位置都没变过，阳光依旧在经过瓦檐时温柔崩塌，仿佛这个世界从来没变过，变的只是我，还有他们。

他们问我这边天气怎么样，问我学业怎么样。他们让我努力学习，却又让我好好休息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爸妈变得温柔了。

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们会因为我成绩没上 90 分就将我骂哭，会因为我穿得少感冒咳嗽而生气。

印象里，他们很不好惹，所有任性的要求，我都没有勇气开口。

但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变得温柔了。

后来仔细回想，父母的转变，应该是我初中开始的。

那时，月考成绩不理想，我已经连续好几次不理想了，因此害怕得不敢回家。我写了一封信，在放学后，让同我一起上学的表妹带给他们，自己则走在了与回家相反的路上。

后来还是被妈妈找到了，回家后我看到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我的信一言不发，第二天，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仍是成绩不理想，爸爸非常激动地训斥我，我内心委屈悲痛，突然拿起桌上的计算器狠狠地砸自己的头，然后紧紧抱着爸爸哭起来。

我已经做好了面临狂风暴雨的准备，并且预想这大概是我最惨的一天。

然而，他沉默了许久，任由睡衣被我的泪水沾湿。

房间内只有我的啜泣声，在凝滞而沉重的空气里，传来了他的声音：“早点睡吧。”

我想，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开始意识到：

我已经是一个有丰富情感和独立人格的个体了。

四

晚上，关上灯，灯的光晕仍残留在眼中，无论再如何睁大眼睛，也只能看到无底的黑暗在慢慢吞噬着这片逐渐暗淡的光环。

正是在无尽的黑夜里，思绪开始翻腾，纷繁的细节侵蚀着我的心智，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使我再也难以入眠。

我想起去年的寒假，是一场大雪。小帆和我说，有一个同校的女孩子，因为大雪列车停运，她的父母驱车赴校接她回家，却在路上出了车祸，两人都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惊颤。

那时，我正撑一柄伞走过雪夜的长桥，踏进温暖的室内。

收伞，雪霜豁然而抖落，慢慢融化，在地上形成一滩水渍。

我愣愣地看着如蛋黄般柔软的灯光，忽地向下看，便再也找不到那片水渍存在的证据。

雪花融成了水，而水会蒸发，在大气中重新凝结成水珠，又以同样的形式落回大地。

我想，那一片片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几何结构的雪花，也会落在她父母逐渐变凉的身躯上，融化在两人的怀里。它们终会在冷风中蒸发，再次凝结成水珠，以雨点或者冰晶的形式回到大地……

而当她得知消息，冲出房间，站在荒原上——荒原的每一株草都结了白霜，她的睫毛沾染着融化的雪水——那时候，她会知道，那沾染在她睫毛上的雪水、那一株株野草上的霜、那轻柔抚摸她脸颊的六棱柱雪晶，也许就是那天落在她父母怀中的雪花吗？

我不敢去思考这件事，我至今仍在尽力抹去这件事在我脑海中的痕迹。

我只是一个懦夫，不配英雄谈吐。

五

如果那是我呢？

如果，我的亲人去世了，我会变成怎样的人？

不，我恨自己捕捉到这个绝望的想法，我努力去阻止自己不去思考。

我不能再思考这个问题，做这种令人绝望的假设和想象了。

但，那时候，我会哭吗？

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，那一刻我肯定不会哭，我甚至不会觉得难过。毕竟，牵扯着我和父母那根若隐若现薄如蝉翼的纽带，是如此渺小，渺小到使我视而不见。

但是，这种种牵连，却又构成了我的生命，我的人生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性格，我的言行。

也许是过几天，也许在我回家的路上，无意间看向车窗外，看到青石板夹缝中那一株被雪埋没只剩叶尖的野草，才会至深地意识到那两个镌刻在我心灵深处的灵魂已经不见了。

就像我小时候，将右手的五十元钱错当成左手的食品包装袋，扔进了疾驰而过的垃圾车里。

才发现，我不小心，把他们弄丢了。

我再也找不回来了。